

藝文



嫩芽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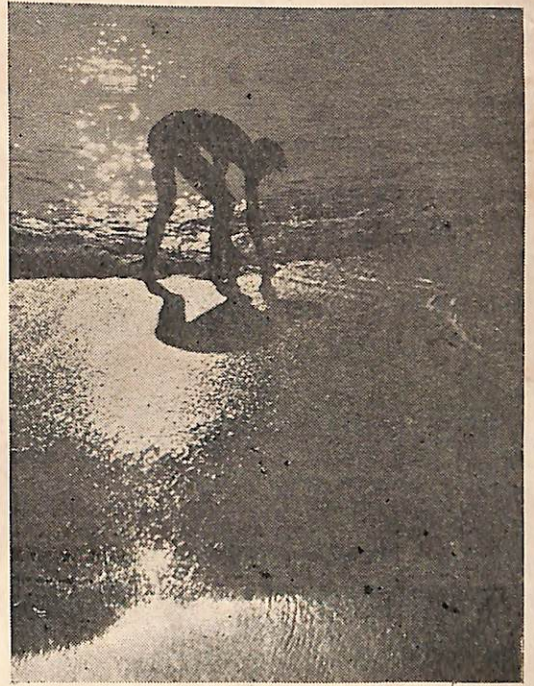
美丰社
一九三五年





水波不興

蔡金殿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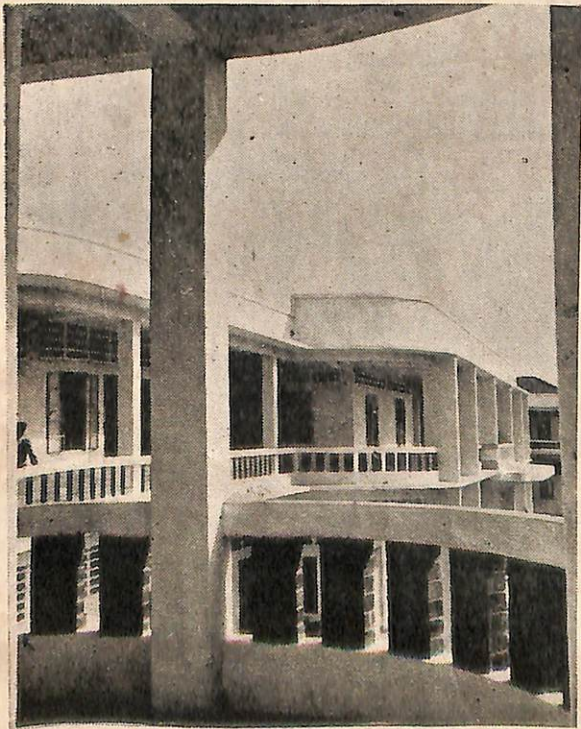


尋

林廷衡攝

中化新校舍一角

陳庚美攝



蔴坡漳泉公會

孫義存攝



嫩芽月刊第四期目錄

人生於世.....嚴元章(二)

我回到了麻坡.....徐民謀(三)

絕命書.....藝葩(七)

暴風雨之夜.....孔樂(十九)

夢醒.....喬木(十四)

幸福河邊緣.....念蝶(十)

閃電如何殺人.....劉正編譯(六)

往事·感懷(詞二首).....日月光(四) 晚霞.....曜君(十一)

戀歌.....學子(八) 啞童.....謙作(廿三)

嫩芽新生.....若狂(十三)

笑.....天涼(四)

課餘隨筆.....秋心(五)

加東海濱.....劍琴(十四) 我的夢幻.....林潮(十五)

給聖荒者.....浩君(九) 曠曉版歌.....橋策(十六)

一頓小小油畫.....舊作(九)

在這個家裏(獨幕劇).....李熒(十七)

漫畫二則.....沈時博(十二)

失業.....孫振衍(二十) 憶鄉居.....賴頌頌(廿)

一個誠實的孩子.....何寶珍(二十) 雞啼.....王大善(廿一)

日記二則.....佩鴻(廿一) 父與子.....翔朝(廿一)

地園小.....編者(廿三)

編餘濺墨.....陳人浩(封面)

花.....(封裏)

攝影.....

嫩芽月刊第四期

編輯：中化中學嫩芽月刊編委會

發行：中化中學嫩芽月刊編委會

地址：柔佛麻坡仲尼路

承印：馬六甲華商印務公司

日期：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定價：每本三角

徵稿簡章

一、來稿範圍：以論文、小品、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童話、譯文、科學、漫畫、木刻、攝影等為主。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勿寫兩面，標點置于格內，並于稿末註明作者真姓名及通訊處。

三、來稿如不擬發表，可以退還，但須附足郵費。

四、譯稿請附寄原文。

五、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同意，請在稿端註明。

六、來稿一經發表酌以本刊奉酬。

七、惠稿請寄。

CHUNG HWA HIGH SCHOOL

Jalan Jonid, Muar, Johore

嫩芽月刊編輯部收

人生於世

敬孝子

一 從「頭家」說起

在馬來亞的許多中國人三句不離「頭家」，連一些馬來人也學得滿口「頭家」。好像「頭家」便是馬華社會唯一的代表，除了「頭家」也就數不出旁的人物來了。所謂「頭家」可以說就是富翁。這裡只要是富翁便受到特別的尊重，且不問他們是如何的粗俗，也不管他們的錢怎樣來怎樣去——也許發「不義之財」，為「不仁之富」。

可是、憑我們的眼光看，值得我們恭維的富翁實在有限。他們一般的是那麼缺少學養，却滿以為自己高明——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他們就像有道理了。至于他們的生活，一般的是平凡甚至於腐爛。他們會坐汽車在陸上「吃風」，却不會坐遊艇在水上吸取清風。他們大都俯促在樓閣裡打麻將甚至於抽鴉片，却很少登山望遠或者渡海漫遊。他們也難得享受正常的家庭樂趣，反而東一個家，西一個家，弄得家不成家。簡單說來，他們雖然有錢，却不懂得生活；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缺少進步的意味。

由此、一般地說，所謂「頭家」有什麼值得我們恭維呢？恭維他們的學養嗎？恭維他們的生活嗎？都不對。只有我們貪他們的錢，這才是可以恭維的。可是、我們何必貪他們的錢呢？

二 發財·用財·守財

其實，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錢并不很多；而在相當合理的工作報酬之下，就業的人大概

總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正常的生活費用。不勞人之所以拚命要錢，並不是為了正常的生活費用而要錢，是為了貪錢而拚命要錢——由此造成「人為物役」的依級人生。這種人儘管能夠「發財」，也不會「用財」，因而成為「守財」的奴役，跟着成為兜孫的馬牛。就生活的需要來說，這種人的發財實在是白費工夫，大可不必多此一舉。

此外、還有一部份人，實在是為了生活的需要，而不能不拚命發財的。這些人所以至到那麼狼狽，如果不是由於工作的報酬不合理，便是由於他們的生活不正常，尤其是由於不正常的家庭生活——一早一多或者一早兩多；早婚，多妻，多兜。這一串東西的害處簡直是說之不盡，只就生活費用來說，那顯然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不正常的支出超過正常的收入，就只好東要錢西要錢，甚至於要錢不要命了。許多人把這難堪的家累看作人生的當然，其實只要我們多一些學養，也就可以免于自尋煩惱了。

三 行行有狀元

年青的朋友們長大於頭家社會裡，有意無意間會把「做頭家」看作做人的主要範型，甚至於認為這是唯一的範型。前面那許多話不外是告訴他們，「做頭家」并不足以作為人生的理想——我們好好地過正常的生活而自強不息地往前進步，就勝于做頭家多多了。

有如海闊天空，做人的場面是無限的大，人生的成就是無窮的多。這要是屬於事業性質

，便是為社會立功；如果屬於智識性質，便是為社會立言。立功立言都比發財更有生人意義，因而更有人生價值。在這立功立言的成就裡，青年朋友們可以成為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體育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音樂家、美術家、戲劇家、或者成為許多其他門類的學者專家。

這裡隨便列舉一些人物就已經有那麼多，年青的朋友們正不必怕「英雄無用武之地」。在非常廣大的世界裏，不愁沒有我們的位置。只要我們能發好學而自愛，將來總會有一天，成為「頭家」以外的「名家」；對社會更有貢獻，對自己更有好處。

四 好學而自愛

我說「好學而自愛」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要盡心盡力地學習，要繼續不斷地學習；學到老學到死，事業或者智識任何方面的成就，根本上都要靠好學精神的隨時隨地發揮，使到自己的事業或者智識永遠是在進步；一天有二天的進步，一年有一年的進步。如果我們能發這樣，遲早總會有成就。許多人之所以沒有成就，并不是由於他們不可能成就；而是由於他們中途放棄學習，所謂「半途而廢」。這樣、也難怪他們沒有成就，而要失敗下來了。

第二、要過計劃的家庭生活。從消極的意義上簡單地說，計劃的家庭生活是反早婚，反多妻，反多兜。

照我老祖宗們的規矩，男子三十歲女子二

十歲才可以成家；現代西洋社會的趨勢，結婚的年齡還比這個來得遲。不知道我們後來為什麼退化了，早婚竟然會成為我們的風俗。這一個退化，害了男性，也害了女性；害了前代，也害了後代；害了家庭，也害了社會。有為的青年朋友們，自該重建民族的優秀傳統，極力反對早婚。

至于男人的多妻，顯然是比早婚更壞，年青人絕對學不得。要是多妻而出于對婦女的棍騙，這就等于禽獸的行為了！——碰到這種人獸關頭，我們必須分清清楚楚；我們要做人的，就要留在人的境界，就不要墮落到獸的境界。

我 回 到 了 蘇 坡

徐氏謀

說到子女的數目，即使是在并不早婚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也不該聽其自然的增加；相反的，却該應用現代節制生育的技術，把子女的數目限制于兩三個之間。

第三、要沒有惡劣的嗜好。近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壞的生活習慣先是抽鴉片，後是打麻將。這兩種惡劣的生活習慣，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國人，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事業上，學問上，甚至于品格上的損失。年青的朋友們要在人生的大場面裏有所成就，絕不可以染上惡劣的嗜好；當今流行的打麻將和跳舞，尤其是要避免。

五 到進化之路
人生于世，問題雖然很繁雜；歸根到底，只是一個「做人」問題：怎樣做一個更像樣的人？也就是說，怎樣做一個更有意義的人？

由此，使到自己的確是「異于禽獸」；使到自己有快樂的家庭，却没有家庭的負擔；使到自己有業餘的消遣，而無損于身心；使到自己多學多能多才多藝，而永無止境地進步；因而使到自己對於人類的進化，有其或大或小的貢獻，而不虛渡此生。
一九五三，九，九，蘇坡。

我之重回蘇坡，頗引起很多人的驚異。一位從遠地來的朋友詢問我：『你在星洲搞得還不錯，為什麼又到蘇坡來呢？』這未免太趨重地方觀念，全時也對於各區域強分軒輊。其實，我們只要有一服務的機會，天南地北，都可去得，何必留戀着某一個地方呢？而且蘇坡也未必會遜於星洲。如果我們將星洲比擬上海，則蘇坡無異是鄰近上海之杭州。這裡有寬闊的街道，整潔的市街，扶疏的樹木和幽逸的河流。

當夜闌人靜，偶與友人在河畔閒坐，但見星月交輝，水天一色，漁人二三，徜徉中流，此情此景，不是他處所能享受的。再說，環境的改變和工作的更換，也是一個人欲盡其更大貢獻之條件之一。因此我認為我的歸返蘇坡是無

足怪的；感到驚異的，該是我自己。

經過了好多年以後，再回到蘇坡，我覺得一切都變了。從前的小孩子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過去我教過的同學們，現在多執起教鞭，當起老師來了。有一部份素來嬌羞的女同學，隨着時日的推進，已生男育女，成為賢妻良母了。最使我感到驚異的，却是一座在仲尼路以百萬元建築的輝煌大廈。這是中化中學的新校舍，也是蘇坡人足以傲視全馬的象徵。在我最初任教的時候，原來的校舍也是新建的，在我看來已經夠好了；可是和現在的一比，真如小巫見大巫了。就蘇坡的幅員和人口而言，這樣的巨大工程，可說是特出的，超過常例的。然在這裏，我們也可看出，蘇坡的僑領是怎樣的

慷慨大度，熱心教育。有時我會獨個兒對着這幅鉅製出神。

華盛頓·歐文記述呂潑·萬·溫格爾，說他有一天持着酒瓶到山中漫遊，不禁忽忽睡去，一覺醒來，見到各事皆非。迨返抵村間，他簡直一個人也不認識，後者也有『笑問客從何處來』之感。後來有一個老鄰居憶起，從前果有這樣的一個人，乃介紹他和鄉人認識。原來他已一睡二十五年了。我回到蘇坡的情形，有點和他相像，然比較好一點，因為我屈指一算，剛巧離開了蘇坡十二年又六個月，正是半個呂潑·萬·溫格爾。

現在相互驚異的成份均已消除，我也安定下來，而且已在新校舍執教了數週。此間校風

(一) 一個啟示

今天，今天，這難忘的一天！

午飯後，懷着一股莫名的情緒，向學校的路上走，走着，走着，一個奇怪的思想湧上心頭，唉！又要和那班頑皮的小傢伙鬥法了，不知又要用什麼方法去制服他們？因為他們的把戲是層出不窮的，當教師的，得懷有絕技，否則定敗下陣來！

「起立，行禮」喊過之後，冷眼向講台下一掃，還好，我心裏說，今天倒安靜！

「八個梨分給四個人，每人得幾個？這題該用什麼方法去解？除法或是乘法？」我沙啞着喉嚨問，照我想：他們一定說用「除法」決沒錯兒。不錯，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嚷着「除！除！除！」可是幾個「留學生」(別誤會，是留級生)却尖着聲音怪聲

喊那個「除」字，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難聽極了！我知道他們故意搗亂，但

不便即時發作，只得耐着性子，以退為進……

「先生，你為什麼不打他們？」一個坐在前排的學生天真的問，打！我腦子一慌，我從來就沒有想到要打學生，就連所謂教鞭也不帶，我怕帶去會引起學生不安的情緒，我以為鞭子對學生們多少是個威脅！而且我一向主張不用體罰，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學生如何頑皮，我都只用話去勸告他們，不得已時，最多是罰站，我從來就沒想到要打！

為了好奇，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打？難道你們就怕打？你們就像牛一樣，要打才走動，自己就沒有自動心麼？」

「先生，你不知道，就因為你從來不打人，所以他們才不怕你，你看！國語先生他們最怕

，因為國語先生(小學生們對教師的稱呼是教國語科的便稱為國語先生)常敲他們的頭，拉他們的耳朵，所以上國語課時，他們是不敢頑皮的。」這是一段兒童心裏的話，說得天真坦白，却使我聽得許久說不出話來！我不是在生小孩子的氣，我在為人類悲哀！我強制着奔騰的情感，忍着一眶的淚，我竭力避免情感的衝動，我口吃的對他們說：「是……真的麼？你們只……怕打？難道你們到學校來，就專為了玩麼？你們上課時安靜，原來就為了怕被打？你們就怕打！而我不打你們是要你們自動學好，你們不是牛！你們是人，人，是不必鞭打的，但是你們……我忘記了當時還說了些什麼？我只記得我那時的情感是太激動了。

由於這件事，由於那些天真的話，我得了

課餘隨筆

秋心

一個啟示：人

，就是天真活潑的兒

童，他們都有了一個壞本性，他們只怕強權，不會珍惜公理，只會屈服于勢力之下，而不需要同情，不愛自由！一個純真的童心尚且染上了這畸形社會的劣根性，其他入世深的人更不用說了。還講什麼自由平等呢？人，根本就喜歡被縛着哪！我還能說些什麼？……

晚上，我想着這問題渡過一個漫長的夜。

這以後，我有幾個苦惱的夜——失眠。

(二) 心底話

不知為了什麼，某些人老說我多愁善感！我自己可沒有這感覺。

在學校裏，我是愛鬧愛玩的一個，曠着，我是個樂天派，可是，不知為了什麼，C同學

總說我有太多的傷感！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儘管我有向外的傾向，——喜歡活動、說笑，——X先生甚至說我是班中最喜歡活動的一個。無可否認的，我似乎也有這樣的表現。

可是，在潛意識裏，我隱隱的覺得我有一絲淡淡的，說不出所以然的哀愁！

例如：我喜歡那些冰天雪地，景象蕭索，滿地鋪了白雪，天上一隻飛鳥也沒有；地上却只有幾棵禿了的樹樞的畫片，——這樣的一個景象，許多人說：沒有生氣，且充滿了淒涼的意味，而我，却喜歡它。我說不出為什麼喜歡它？我只覺得那景象使人看了感到莫名的舒適。至於音樂方面，我也特別愛那些音調幽怨，含蓄，而略帶悲哀的曲子，並不是我不愛活潑生動的曲調，只是我對前者特具好感而已——如我最愛The Last Rose of Summer這曲子，而一首充滿生氣蓬勃的「春天」却不大能吸引我的興趣。

這些，都只是我內心的感覺，——當我孤寂時的感覺。而在同學羣中，我是感到快樂的——就如一隻小鳥自由地飛翔于海闊天空中一樣的快乐。

可是，當我獨自處于一隅時，我就覺得有一股莫名的情緒抑鬱胸中，它含蓄了悲，愁，哀，恨……而我自己不知我所悲的，所愁的，所哀的，所恨的是什麼，這些悲，愁……對我好象是無所為的，我只覺得讓它們環繞着我的思想，讓它們佔有了我的心房，我覺得舒服，心才有了着落。

我不知我為什麼會有這奇怪的思想，我也沒有想到這股潛意識會顯露於外。真的，我頂喜歡玩也喜歡鬧，很多同學說我是個樂觀者，而出乎意料的，C君却硬說我是個悲觀者！甚

閃電如何殺人

劉正編譯

閃電殺人乃係一種極顯著的觸電，在美國平常每年約有百分之三的人口被雷殛斃，即每年四百人。這些慘事常是發生在人口稀少之區。

據首都保險公司的統計，許多被難者都因在暴風雨中行動不慎而遭意外。約三分之一是在大樹下避雨而遭殛斃。閃電擊大樹時，其電光有時向四周噴射，或沿樹身入地中而擊擊在其通道中的人物，故此種行動實是不智之舉。在暴露的曠野中尋求矮小的遮蓋物亦屬危險之舉。

建築物上裝置避雷針可以說很安全。同理，汽車的金屬外殼保護其乘客，即使該汽車直接遭受雷擊，也沒關係。

浴盆可能極其危險，入浴者在大雷雨時切不可逗留在盆內或水中，因為濕淋淋的身體，正是閃電的「磁鐵」。人在小舟中亦是顯著的雷擊目標。

環境的氣候，亦屬重要，雷擊的最高死亡率是在高山區及邊境地區。最低的是沿海地帶。

根據 Westinghouse 電器公司的二位科學家報告：平均每一建築物四十年內可能遭受一次雷擊，但亦可能延長到三十年才遭受一次雷擊。

依據各區統計顯示：在沿海一帶每年約有三十至四十次的大雷雨，每方哩的天空約有十次閃電襲擊。一座百尺（口旁）見方，離地平線廿五尺（口旁）高的建築物，可能每四十年遭受一次雷擊。倘有一五十五尺（口旁）高的避雷電桿裝置在建築物的中心部分，或四具十五尺

在英國的一次陸軍足球賽中，又狀閃電向場中央襲擊。兩個隊員被擊斃，另一隊員及裁

（口旁）的避雷電桿裝入建築物的四個角頭深十五尺（口旁），該建築物即可能每三十年才遭受一次雷擊，雖則避雷電桿本身每三十年即可可能遭受一次雷擊。

木及泥石建築物特別易受雷擊，因為此類建築物是不易傳電的。有鋼架的建築物因其鋼骨可當作避雷針，可以減少雷擊。據該二位科學家指出，建築物不但須裝置避雷針，同時亦須注意避雷針與煤氣管、水管、電線間的距離是否適當，否則高電壓的電流很可能從避雷電線躍到其他的導體而發生觸電事件。

霍文博士用實驗表明，當電流經過肌肉時立即起痙攣。在高電壓時，其肌肉的抽搐係迅速又嚴重，可能把犧牲品拋出電路外，且可能把骨骼都折斷。

神經系統經強電流通過以後，其震動及疲乏有時須經數小時以後始能恢復。神經細胞雖受傷了，可是電流若未經過腦、心臟或肺臟等重要器官，則其受傷程度并不深。

庫博士以鼠為實驗品，將 50 伏脫的電流通過鼠體二秒鐘，其電流歷程若係由前肢至前肢，即不免死亡，若係由後肢至後肢，就可以救活。在工業上的失事，電流的通路常是由手至脚，此歷程包括心臟及肺部，所以是極端危險。

在英國的一次陸軍足球賽中，又狀閃電向場中央襲擊。兩個隊員被擊斃，另一隊員及裁

至說我有『林黛玉』的氣質！這我可不敢接受。但，無可否認的，我有內在的傷感情緒，當我靜處一室時，我愛想……遇到有月亮的晚上，我老愛抬頭看着它，獨自一人靜靜的看著，看着，我就不知不覺地感到了悲哀；又是一個月圓的晚上，人生能有幾個月圓的晚上？……我似乎很容易動感情，對物對事都是此，如最近小同學給我的那『一個啟示』，我就曾為它想了幾夜。

同學C君說：『不說別的，就拿你的筆名來說吧：秋心，秋心兩字合起來是什麼？就是個愁字，這不就表示你的多愁麼？我認爲還是換個筆名好，省得別人看了也替你發愁！』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一個名字，是的，愁！可是，我却喜歡它。當時，我也真想不到這整腳的名字，換個教人看了就裂開嘴的名罷！我想換作『哈哈』，這該不會使人看了就愁吧？我想。

可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完全丟棄它，它在我心中，仍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我還不時的想起它。想起它，我就感到舒適。心，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心！

判員被擊傷。有一位醫官在場目擊當時的情況並曾觀察其結果。林芝及蘇好博士發現死者的致命傷是出血及萃（肉旁）臟細胞破壞，而雷擊的痕迹是在體內。

兩位受傷者皆不曾見到閃光，雖然這一次的放電只離他們五至十碼遠，該受傷的隊員失去知覺約二分鐘且不能言語約半小時。裁判員則有一臂及雙腿麻痺，但經十六小時後即告消失，只在脚部發現二條小灼痕。

在這一類的意外事件，威脅生命的因素由於肋肉的受破壞比灼傷更重要。一個四十一歲的人觸着一種四萬五千伏脫的電流，經過十五分鐘的人工呼吸後恢復了知覺，身體上只找到輕微的灼傷痕迹。可是五日以後他就小便不通，發熱，昏迷，結果免不了死亡。解剖屍體以後發現在上臂，肩部，背部大部分的肌肉都受重傷。受破壞的肋肉因有多量的蛋白質迅速進入循環系，腎部的功用因之失效，以致死亡。

譯自科學文摘七月號

絕

命

書

藝葩

—— 實 事 個 ——

M小姐：

千不料，萬不想，我倆的結局，竟悲慘如斯！這悲劇不發生在三年前，我倆熱戀的時候，也不發生在你家人反對你相愛之時，却偏偏發生在我倆訂婚後的一個月，是你離開我到吉隆坡去的第三個月的時候。即使你肯捫心自問，也會感到事情發展的太突兀吧！……但是你會嗎？當你夜夜「拍拖」之時，郎情妾意正濃之時，能有閒情，去想當年嗎？……

你也許記不得了，但我却歷歷如在目前。

你可知，我現在的心在那裏？我完全墮入回憶中了。我「夢」見，我倆手挽着手在彭亨河畔徜徉着……最後，你終於偎倚着我坐在大樹下的大青石上。脚底是唧唧的鳴虫在草地裏此唱彼和，頭頂是對對黃鳥在交枝的樹蔭中欣然跳翔着，耳邊是河水丁東地彈琴，你那柔和而美麗的目光，陪着激動的聲調面對着我說：

「E，這天氣多好啊！

是的……你愛它嗎？

「這麼美，這麼柔和的春光，我怎麼不愛它呢？難道你不喜歡它嗎？……

「嗯，我怎會不喜歡你所喜歡的事物呢？……是的，我也喜歡。不過，我喜歡你總比喜歡它來得逼切些，因為它雖美也及不上妳這

朵能言的解語花呢！……

「看你那把嘴，真是……多逼人開心呀！……我才不依妳……

終於你忸怩地笑了，我也笑了，我倆摟抱得更親蜜。我倆的心，快跳出心房而為一了，撞着我們的胸口卜卜地作響……久之，妳迷（目旁）着眼，指着枝頭那對交頸的黃鳥說：

「我們也像它們呢？……

「但是……

「但是什麼？難道妳……

「我是說，我們不能像它們那般永遠地親蜜地住在一塊，你的母親，你的哥哥將不許妳嫁給我。因為我沒有錢！……

「錢！我又不是豬，是生來賣錢的！……我喜歡嫁給誰，是我底自由，我倆的事，絕不容第三者干涉……我不是拜金主義的女子，我是講心講情，講專一的，要是誰來阻擾的話，我寧死不屈……我請你相信我，我倆賭個咒：彭亨的山可崩，石可爛，彭亨河的水可枯，而我倆的心不變！……

……

……

……

……

……

……

……

……

……

能呢？我一定要去，謀我的經濟獨立。……放心啦，我還是屬於你的。遲則兩個月，早則一個月，當我找到工作時，我就回來，與妳訂婚的。……

是的，你離開家了。我親自送你到吉隆坡去，住在朋友家裏。第二天，我因家庭關係，萬難地與你分別，勉強道聲「珍重！」而別。在眾目睽睽之下，我雖心摧腸斷，但我能流淚嗎？我的淚眼往肚裏倒流……妳呢？當我走時，不是還以手帕掩着眼嗎？……

我第一封信去了，同時妳第一封信也來了。終於魚雁往還了幾度，妳的第六封信到了，妳說妳感到寂寞，工作尚未找到，要我先兌些款子過日子。我當時就想勸妳歸來，但是為了妳的自尊心，妳底志願，我不忍這麼說，只是勸妳忍耐，同時依約匯了三十元給妳。你底第七封信來他，說是覓得一傭人之職位。工作是煮飯，買菜，送孩子上學，洗衣等工作；你又說，妳徵得女主人同意，還可在不影響工作之下，自己去領些衣服洗，預料每晚須到子夜方能入夢……我固然為你祝福，但也怕累壞了妳，勸妳千萬保重。從此，我是無時不在遐想着妳底忙碌……

我倆的訂婚期來了，你穿得頂講究的從吉隆坡回來，為我們的訂婚舉行個簡單的交換飾物的儀式……當我倆從酒家走出來時，是多麼地甜蜜，是多麼地得意呀！……我倆再度面臨了彭亨河畔，徜徉着，徜徉着……

……

……

……

……

……

……

……

……

……

了，勾起無限淒愴，我開始勸你，勸你辭職回來吧！B 卑雖然辭小，但却富有幽美的自然環境，醇厚的人情味呢。……可是，你並沒有回來，但也不給我回信，一連十封信，都沒有回音，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向你家探問，正如問我自己般茫然！我開始迷惑了，彷徨了。

漸漸地，我從打吉隆坡回來的朋友們口裏聽來了關於你的事，可是語焉不詳。有的說，你更美了，打扮更入時了；有的說，你一天到晚，忙得不能跟熟人多談幾句話；有的說，見你和一位陌生男子，談得非常親熱地，在街上步方步，上電影院……當時，我恨不得插翅飛到吉隆坡探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呢？不致於吧，我私下安慰自己，然而，我終不能入夢，輾轉兮反側！……

昨天，我到了吉隆坡，我並不按址尋你，只是在街上徜徉着……一到黃昏，我即匿你「家」對面，遠遠地窺探……那時，我的心矛盾極了，我將我自己放到那裏呢？我希望，這不成事實，我打算在最後去訪你，使你驚奇一下，可是，使我失望了，「謠言」竟成事實！

是八點半鐘的時分，一個春風滿面的男子到門上按鈴，應門的正是你。你和他顯然是約定了的。所以，你是打扮得那麼花枝招展，一出來，就把手臂遞給他，讓他挽着緩緩地走，嘴邊掛着微笑，還唧唧農農（口旁）地，不知談些甚麼，總之非常親蜜就對！……我以極大的忍耐，強制着自己，遠遠地尾隨着你，要規個澈底。……行行重行行，不覺走過巴生河，是大鐘樓前的草場了。你倆愈偎倚

得緊了。眼見自己的戀人，自己的未婚妻，一個銀雕玉琢的人兒，竟投入人家的懷抱，看她對他那種溫柔，而他不是我，……見此景，想當年，就是鉄石心腸也會粉碎寸斷，何況我這心腸是肉做成的呢，然而，我還是勉強支持，及至你倆嘴脣湊在一起的時候，我再也耐不住了，全身的血管都一齊爆炸了，我就此失去了知覺。等到我醒過來，惟有天邊殘月與幾顆殘星，冷秋（目旁）着我，似奚落我這戴「綠頭巾」的男人似的！……

今早，我爬上第一部「巴士」，讓它把我從可怕的吉隆坡載了回來。現在我懷着創痛的心，破碎的心，寫這最後的一封信給你，雖然你也許不會看它，可是我也要寫，要讓有一天知道我的死因……再會了，祝你再次作一海枯石爛之誓！ 失望的E 絕筆×月×日

學子

歌

戀

那一晚，
有月亮，
有繁星，
有獨坐于柳樹下
凝思，
——低徊。
夜風輕拂，
鳴虫低吟，
一二片黃葉，
也不甘寂寞的，
離開樹枝，
隨風飛舞了——
可是，
這一切
却不能動搖我的凝思呵！
遠風帶來淒惋的歌聲：
「記得那一年，
我倆曾在青山上
慢步，細語。……
我低吟：
Because of you,
there is a Song in my heart.
你細唱：
I only live for
your love and your kiss
一曲戀歌，
——蕩漾在青山上。
——蕩漾在我倆心波。
可是，
水樣的人生呵！
烟般的往事呵！
思之已長嘆。
怎堪又重提？
那一天？
黃昏消逝在花間時，
浪人聲，一曲調，
一聲，一聲聲！
打開了回憶的窗——
青山道上，故事——故事
更喚起無限的悲思。
啊，啊……
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啊！
那是個少女的歌聲，
那是個少女的故事，
那是個少女的心曲。
……

給墾荒者

浩君

——流淚播種的，必得歡呼收穫——
朋友們，我記不清在什麼時候，你們開始把這片長滿蔓草的荒野開闢——經過相當悠久的時間來鋤草，鬆土，終於，你們第一次把一粒粒的種子散播在這乾燥的處女地！——然而，這枯瘠的田野如今又長滿了參差不齊的野草！

費了多少寶貴的時光，灑了多少珍液的血汗，而見到的還是荒涼的一片！這怎不教人心灰意冷？

於是，你們先前的信念——「肯流淚播種的，必得歡呼收穫」——開始動搖了！你說：

——在這長年是夏的沙漠似的地皮上，要辛勤播種倒是容易，要歡呼收穫可就困難！

所以，你們却步了。

但是，你們忍心看着可恨的荒草長在我們的土地上嗎？忍心聽着可愛的田地一天荒蕪一天嗎？

不！朋友們，我們不能使她繼續地荒蕪下去。我們應該重新振作，重新將蔓草鏟盡，把泥土重新翻鬆，把第二批的種子撒下！

——我們要再接再勵！此後還要時時添土，施肥，除草，撲虫！

一天天地，我們祇知耕種，不問收穫。但，我們知道「流淚播種的，必得歡呼收穫」！

我們堅信 總有一天，那黃金色的稻穀和迎風起伏着的麥浪是會呈現在大家面前的。祇要人們能從我們的收穫中得到些少的進益，我們做了流淚的播種者又何妨呢？！

願大家努力！

稿于五三年六月十四日晚

夜深了。

寒冷的風，一陣陣地從窗外撲進來，撼醒了正在理頭做功課的我。

伸了一個舒服的懶腰，使那疲憊的身軀休息一下後，便又低下頭去工作。但，那討厭的眼皮卻漸漸地往下垂，竟連手也懶得動了。

一 小小的小油畫

舊 作

「十一點了！」我抬起沉重的頭，看了一看擺在桌上的小鐘驚訝而不自覺地大聲叫出來。

站起身子，走到窗門前向外一望。天上沒有月，也沒有星，只是漆黑的一片。宇宙裏，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昏沉沉的，迷迷濛濛，彷彿給誰蒙上了一層神秘的紗幕……

我厭惡地吐了一口唾沫，便回轉身去，無意識地踱着。周遭異常的靜謐，除了「滴達滴達」的鐘聲及微微的鼾聲外，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幾乎連我自己呼吸底聲音都可隱約聽到。寂寞，孤獨底難堪的情緒，又悄悄地爬上了我底心頭，搔擾着我底心的深處，好寂寞呵！

我依舊慢步踱着；眼睛遲鈍地向四周掃射，最後落在懸於牆上的一幅鏡框上。框裏鑲着一幅美麗、生動的小油畫——「摯友」君臨別時贈給我的珍貴的紀念品。

這是一幀以祖國冬天月夜為背景的油畫

左下角畫着一位老人，年近古稀，銀鬚飄揚，身上背着一個小包袱，臉向右上方遙遠的市街，好像正在趕路；右上方是市街的一隅，輪廓模糊，彷彿有一盞黃橙色的路燈孤立在那兒，發出淡淡的黃色的亮光。天色是白茫茫的一片，月姝猶如一個二八年華的端莊少女，露出圓圓的臉龐，凝眸俯視大地。空中正霏霏地飄着雪花；那美麗皎潔，可愛的雪花，輕逸地滿天飛舞。一片片地，或跌落在地上，或頑皮地輕貼在老人的身上，或撒嬌似的懶洋洋地躺在屋脊，地面也是無邊無際白皚皚的一片，似較天色更要銀亮，純淨，柔軟；蓬鬆的積雪好像一堆堆散失了棉絮，層層疊疊着：天上月華，地下雪光，互相輝映，顯出無比的冰瑩，明皓，光亮。這幀油畫雖非出自名家之筆，但布局經濟，色彩生動，美蘊高超；筆勢尤其渾偉，雄勁。完全是粗線條的作風。

我告訴我說，這是C老師送給他的獎品，以為上進的鼓勵；他自己也極喜歡這畫的美蘊超然，所以很珍貴的保存了三年餘。現今，他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做紀念品，就只好忍痛割愛，將它贈予我了。

我喜愛這幅畫，更永遠忘不了它的來源。每逢這種黑暗，昏沉，恐怖的夜晚，當我底視線落在它上面的時候，內心即刻澎湃起一股不可名狀的熱流而通達全身，它溫暖了我底冰冷的情感，燃起了我的熊熊的生命之火……

多少年來，它陪伴着我那孤寂的心靈，驅走了無數枯燥苦悶的日子；它時時給我以新的，活躍的生命力！

啊！朋友。（我極願意而常常這樣地稱呼它），你雖是一幀無生命的圖畫，然而賦予我的却遠超過一些活着的舊朋友所能夠給予我的幫助，我永遠感激你。永遠！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重校

愛河的流水，
輕盈微笑向妳招手，
柔情脈脈向妳獻媚，
妳，經不起它的誘惑，
投身下去了。

不懷疑水是冷的
更沒想到會葬身其中！

海風陣陣吹來，蘇河水面絲
絲波紋縐起，幾片枯黃的落葉在
水面浮蕩漂流；連續還有許多枯
葉由風送着，緩緩飄向水面。夾
雜在落葉中，有幾顆晶亮的水珠
，也滴到了水面，將水面原來微
微動蕩的一個人影暫時沖散了。
一會，人影又慢慢聚合起來
，雖是閃動不定，還隱約可以看
出飄散着的長髮；漸漸可以看清
面容了，但又被兩顆晶亮的東西
沖散！

四週一分分地暗了，數顆羞
澀的星，傷心地爬了出來，好像
看見了什麼，又哭喪着臉想鑽回
去，雖沒有躲回去，却也不敢睜
大眼睛，是怕看見水面聚散的人
影會傷心地跌下來嗎？

那晶亮的水珠還不斷滴着，
一顆顆都落到水面，就散開了，
沉下了，溶解了，最後混合到水
裏，這樣的，潮水慢慢而漲，似
乎是那晶亮的水珠填高起來的！
「唉——」長長的一聲柔弱但充
滿着心事的嘆氣，從堤岸上發出

；嚇得兩隻蚊子也飛走了。

月亮正要露出臉來，突被這
一聲熟悉的嘆息所驚住，趕緊拉
起雲紗遮住了臉孔。慢慢地才敢
露出半個臉來偷偷地看她——那
個坐在堤邊長嘆的少女。

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衣和
血紅色的裙子。面孔看去不甚清
楚，只見雙眼還掛着兩粒水珠。
她是那麼靜，靜得比月亮還靜。

她輕輕抬起頭，對着月望了
一會，覺得這月亮很面熟。自從
上回月圓，到月又圓，直到現在
月又剩一半，她每晚都到這海邊
，看看月，看看水。

幸福河邊緣

念蝶

一個人，總是一個人，沒有
誰伴她來。她為什麼要來呢？她
不明白，月也不知道。

她又把頭低下來，看看漸漸
漲起的海水。忽然想起了小時候
祖母曾對她姊妹說過的一段神話

從前有個姑娘，不知怎的，
很傷心地在高山上哭，眼淚一直
流個不停，白天流，夜裏也流，
流呀流，那些眼淚從高處往低流
，流過的地方就變成河，流到最
低的地方，再不能流了；便聚成
海，越積越多，就變成大海、大
洋。

她并不相信這個神話，那有
一個人眼淚這樣多哩？但是，如
今，她似乎相信了。她相信這海
水可能真是由許多人的眼淚集成
的。就她自己，在這些時日來，
不知已流下了多少淚水滲在這海
水裏面。

遠遠轉來數聲嘻笑聲，送到
她耳裏，她彷彿又聽到許多聲音

「二姐！妳和他在這裏等一
等，我去那邊生菓攤買幾粒橙子
就來，你們別跑啊！」是她天真
活潑的三妹，在馬六甲海邊的沙
灘上對她說的。

「妳去吧，我總不會把妳二
姐偷去的！」他，那位英俊漂亮
的青年說着，回頭對她笑笑。多
甜的笑！使她趕快把頭低下；羞
得不敢看他。

「怎麼？妳害羞嗎？看妳紅
紅的臉，更美麗呢！」
「……」她不知怎的，每次
聽見他說自己美麗，總覺得心裏
很喜歡。

「來，我們坐下來談談。」
她的手被他拉着坐下去。

「看，這地方多麼好，等
我九號 PASS，一定在這裏造一
所別墅，另買一輛新式的汽車；

永久住在這裏，妳說，妳喜歡這
個地方嗎？」說着推搖着她的肩。

「……」這些，她聽了好多
次了，却不感到一絲討厭。

「為甚麼不說話？我們這樣
久的朋友，又是鄰居，還何必害
羞呢？再說，妳難道還不知我愛
妳嗎？SWEETHEART！」

她總是沒答，但心中的喜悅是可
以從面上看到的。可是，當她發
覺他的手摟住她的頸，身體漸靠
近時，却本能地叫着：

「三妹！三妹！」

「三妹！三妹！」她想脫開他
的手，身子一動，那裏有人摟住
她？那裏有三妹？那裏是在馬六
甲海邊？還不是那一半的月亮正
對着她冷笑？眼前靜靜流着的還
不是蘇河的水？嘻笑的聲音還不
是從遠處傳來的？

他的影子又浮現在她眼前，
使她內心很不自然，是愛是恨？
她分不清。

他可愛的面孔，聲音，都使
她高興，尤其他的說話，她總是
喜歡聽。他常說愛她，因為她是
全馬來亞最美麗的女子，他說將
來要怎樣的對，給她買什麼什
麼！又那麼熱情地，每逢假期從
星洲回來，常是駕着車帶她到馬
六甲去。每次和他在一起，總會
聽到很多「親愛的」，「DARLING」
多麼動聽，一聽到就教人忘了世
間一切；絕不像那個書獃子，看

到他的面就討厭，大姊為什麼還老對她說他好，說他才是真心愛她。鬼才相信；她也曾看過一些小說，從來就不曾看見有一個醜鬼配跟美麗的小姐談戀愛的，一定是英俊的青年才有資格當戀愛的主角。而且既然愛她，何以從不對她說過個愛字？只懂得在信裏說他是如何地向往着一位少女，一位溫存，文靜，穩重，沉着少女，這，她，很明白就是指着她自己。可是誰愛聽這些？她認為要為了她的美麗而愛她的才是真正的愛，其他都不是理由。

大姊無非是妒忌她將來能嫁給一位有財有貌的人，所以要騙她也跟自己一樣嫁給一個窮鬼！

她時常這麼想，愈想愈覺得對，是他——那英俊青年——才是真愛她的，真能為她的將來打算的。她應該愛……「不！」她如突然被大雨淋到身上；「不！不能愛他，那些理想，他所說的理想，全沒實現，也永遠不會實現了！我不能愛他，應該恨他，恨，恨，恨死他！他使我悲觀，使我孤寂，使我空虛，使我不敢多見人，不敢多見自己家裏的人，尤其是妹妹和姊姊。她們多快樂多幸福，而我……現在要獨自到這裏來流浪；就是他所賜予的！就是這個而已！」她幾乎快把下唇咬破。

本來就驕靜的她，近來更不愛開口，每見到姊姊和姊夫或是

妹妹和她的情人在一塊兒，眼淚便不能自禁地滾下。

記得三妹曾勸過她說：「忘了吧，二姊，他既然變了心，在星洲和有錢的小姐訂了婚，你還想他什麼？」

她也知道是應該忘了好，但三妹絕不知她為什麼忘不了他！她也不願告訴三妹。

大姊也鼓勵她；「你這樣摧殘自己，總不是好辦法，你現在還年青，還可以追求你的前程；這不過是給你的一個教訓，使你知道甜言蜜語并不可靠，漂亮的男子多是危險的，很容易就會給人搶了去。相信姊姊吧！以前那個給你看不起書獃子到現在還一直愛着你呢，你何必這樣就白白犧牲自己的前程，自願以憂愁來代替快樂呢？」

大姊的話是對的，她還可以追求幸福的前程；她也明白了，那個她一向討厭的人才真誠愛她的。可是，已經不可能了，假使他知道她已經不是以前的她了，還會來愛她嗎？不！世界上那裏還有人會愛現在的她！不可能的！她又陷於苦悶，絕望中；對着月光下的海水又滴了幾顆淚。

又兩顆淚珠跌到水面，兩條小魚齊齊游來，找不到可食的，就在水面徘徊，不忍離去。

她癡癡地對着那對小魚出神，覺得牠們太快樂了，要是自己是其中之一，那該是如何幸福呀！

她目不轉眼地看着，看着，漸漸地，小魚沒有了，水也看不見了。頭髮微動，彷彿有一隻手撫摸着，她把雙眼閉上。耳邊朦朧聽見他溫柔的聲音：

「妳看，那兩條魚，互相追隨着，久久還不分開……妳猜，牠們是在做什麼？」

……

她感到有什麼東西貼到臉上，湊到唇邊，熱熱的，軟軟的；她，怒了，恨了，急將頭閃開，睜大眼睛，想用手打去！然而，什麼也沒有。

微風輕拂着她的秀髮，不知從那裏飛來的一片葉子由她臉上飄過，擦過唇邊，緩緩地落向水面了。

她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怒火，為什麼當那一個月份的晚上，在這裡不給他一個巴掌，打得越痛越好。

但是，如今，已打不到了！水裏的那兩條小魚，這時才游了開去。

她很懊悔。

她極力地控制自己的記憶，想忘掉一切，也許這樣可以不再感到痛苦。

她不看月，也不看水，舉目望去，望那遠遠的天際，那深藍色的天際。

銀波上，她看到一點帆影；那帆影慢慢地遠去，慢慢地縮小。她想；她這時如果能在那船

上，讓那船把她載到遙遠的地方，那裏沒有一個人認得她，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事，她必定能得到快樂，得到幸福，那裏一定會有許多人包圍她，追求她……

她呆望着那小帆點，希望她能回頭來載她。

那船真的回轉頭了，向着她飛一般地駛來，駛來，到了，到了，到她面前停住了。她，毫不遲疑地跳上船。

她覺得身體微微搖動，瑟瑟的風從耳邊刮過；忽然，她發覺并不是坐在船裏，是坐在車中。車子停了；目前是一所大廈，她被人挽着下車，毫不自主地，隨着那挽住她的人走着，走進了大廈，走進了電梯，步出電梯，踏入一間幽雅的房间。

她想退出房門，雙脚却死死不動。

房門被關了，她心扉跳得急，要問他為什麼到這裏來？却用盡力氣還說不得口。

模模糊糊的，心亂得很，全失去了主張。

「坐下吧！天氣熱得很，就在這裏休息一下，怎麼呆呆的？」

晚霞

唯君

還怕誰看見不成？」他拉着她并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

她撥開他圍在她肩上的手，起身走到窗口，遙望着海下的船隻。忽然兩肩一陣緊壓，急急回轉身，嘴唇立刻碰到了什麼：想喊，却沒喊出聲；想躲開，却沒動；他，好像滿足了，笑得那麼好看。手從袋子裏取出一條項鍊，為她套上。

她要拒絕，但是靜靜地讓他套上了。

她好像是在睡夢中，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清清楚楚，只是一切動作却不由自主。

她腰間感到一陣緊縮，猛然地，不知那來的力量，如夢中驚醒，極力一推，雙足也動了！要跑出門去，有鬼擋住似的，跑來跑去，總是在房內打圈子。

突然似乎是被床腳纏住了腳，又似乎胸前被強力一推，身子往後一仰……

……她迅速地翻身站起，一陣涼風迎面吹來，使她打了個寒噤，這才清醒過來，意識到剛才是在日睡中幾乎跌到草地上。

她想起那一幕，心房猶如刀割箭穿，怒火填膺，用手去按住

心房，不意觸到胸前的項鍊，她更氣憤了，狠狠地將項鍊扯下，眼也不看地就往海裏丟去。海水現出一團金亮的美麗的水花；一顆顆星星似的水珠四散飛射，但只一剎那便消失了。

○正如她美麗如幻的想樣，消失得無踪影了。遠處誰家的收音機，隱隱送來一陣淒婉的歌聲：

……

花般的快樂，
燈般的希望，
還有那夢般的幻想，



而今呀！
而今呀！
只留下滿懷惆悵！
空伴着山色湖光！

羣星燦閃，像在對她眨冷眼

大火後，地的主臉如旭陽上升

一作博時沈一

○夜風一陣冷，似一陣冷，她身上單薄的衣衫，漸抵不住這冷風的侵襲，略移腳步，預備回家。

「家？」

比這裡溫暖嗎？不！家裏比這涼風更冷！更可怕！她想起家家裏一個個的面孔都浮現在眼前，清清楚楚的，有幾個還睜着卑視的眼睛。但是，那些面孔裏，却

少了她父母，她搜盡腦海每個角落，也尋不到父母的面容。

「唉！」想到父母，不禁又長嘆：「假使父母親還在，或許不致有今天。不幸，他們竟在我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同時死了，死得莫明其妙；雖然祖母是痛我，我，把我養大，可惜她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能給予我！只知隨着潮流，准許我婚姻自由。哦！祖母！妳為什麼要對我說這句話呢？自由？自由！自由所給我的禮物就是今天！就是永遠不能自拔的苦惱，不要自由，會有今天麼？」

她又接着想到維持家政的叔父：

「哼！這頑固！全市僅有的老頑固：自己老不結婚，不與世人來往，竟教我們也得學你！教我們也不許外出多交朋友！死關在不見天日的家裏，使我永久不知人面的真偽。就只有他，因為他是鄰居，能趁着頑固不在時來獻殷勤。這才造成今天！啊！老頑固！我一生的幸福，都斷送在你手裡！不讓我多讀書，這還不是造成我受騙的原因嗎？使我無知，使我錯認凡是學生都有良心，都是好人；看，他現在不還是學生

嗎？而竟學得他兄長的好模樣；玩弄，欺騙，殘踏無知女子！這些不是你老頑固種下的！」

全家人的影子，她一個個細心思索，却找不到一個能夠再給她感到迫切需要的：

「是的，大姊有時表面很關心我，可是那樣關心并不積極，不夠真。你既然為我找得一位真心可靠的人，為什麼不求祖母硬把我嫁給他？你明知我是絕對不敢反抗的呀！偏偏只曉得在我面前有意無意地說他好而已！這怎會打動我的心呢？哦！我明白了，你現在所能關心的，愛的，就只有妳身邊的丈夫，那裏還會有娘家的妹妹呢！」

「大嫂，」一想到大嫂，她的心又一陣刺痛：「哼！妳那對妒忌的眼睛，那張毒辣的嘴，指桑罵槐，誰不知道妳以別人的女兒來諷刺我，說什麼看妳長得這樣年紀，會吃懶做，老還不嫁，是要留着偷漢子……呀！莫非她已知道我的事嗎？」

夜風更冷了，使她有點發抖。一顆完全絕望的心，覺得整個人間都是冷的，人們都知道她的事以後，那時，又要更冷了；冷得如利刀直刺心臟一般！連平日同食共眠的三妹也將避開她了！那更要可怕了！

仰首再看月，那一半的月更明顯了，隱約地還可以分辨出些微黑點；愈看愈像個人影。

「那不是嫦娥麼？」她想起嫦娥的故事，嫦娥也是個美麗的女子，却偏遇到個無情殘暴的丈夫。才會孤伶伶地奔到月宮，長年度着寂寞的日子。

「啊！難道紅顏是注定薄命嗎？我為什麼要生得美麗呢？那些平凡，甚至於醜的女人却能過着美麗的生活，而我……媽呀！妳為什麼不把我生得平凡些，也許我就不會看不起那個難看的人，也許我現在正過着甜蜜，恩愛的日子。為什麼……為什麼……」

她幾乎悲泣了。雙眼被淚水濺住，模糊中看到幾十尺外的樹後站着一個男人的影子。慢慢地走開去。

那人的身段，她似乎認識，只不能斷定是誰。她近來每到這裏，每到了夜深，總會看見那人影從那顆樹後走開去。她幾次想走近去看，但終被自尊心所阻止。

她這時站着對他背影凝望了一會，到他轉了彎，被花叢遮住視線，才疑惑地低頭：

「那人也奇怪，何以總是一個人來？……那會不會就是他？……」她雙手弄着一條手絹，一顆淚珠落下，正滴在手絹上。

她徘徊了幾趟，似要回去又不願回去。最後，回頭又一次對月依戀地一望。

這一望，她如有所感觸，決

定了什麼事，一隻手緊握拳頭。

「嫦娥！你能避開這罪惡的人世，高飛上天，我却不能！」又一回低下頭看到月光下如銀液的水，「但是我……我可以……」

她雙目釘住微波浮動的水，「……這至少可以給還幼稚的好動的三妹一個驚惕：告訴她莫再踏上我的覆轍……」

一聲水響，水花四濺，待水花消失，一隻手絹成結的蝴蝶浮在水面。

跟着水聲，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

剛才，從那個人影走過的花叢後，奔向岸邊；奔至那手絹上；蝴蝶浮着，岸邊。

嫩芽新生

一粒種子，埋在土中，照舊還是一粒種子；春天一到，便會長出嫩芽，播出一粒種子來。

是同學們的歡欣，抑是同學們的悲哀？在這多苦多難的日子裏，脆弱而青蔥的嫩芽，在終於露出頭來了。荒僻的校園，有了春天的意味，漸漸打破了寂寞與淒清的空。

嫩芽新生，是緩慢的，是艱辛的；嫩芽的茁長，仍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從這嫩芽的小小綠葉中，我彷彿看到了綠的明天，將是一個滿園芬芳的春天。

然而，朋友們！先別為這新生日子，做一個暴風雨的日子，無論如何，我們總得努力讓嫩芽茁長，肩負未來苦難的重担。

「妳……妳……」
又是一聲水响，一股浪花將那蝴蝶捲沒到水裏了。
等那水渦消失後，水面又是平靜如初。

月光遍吻的銀海，嬌柔地波痕，像一片銀鱗閃動。多麼溫和，多麼可愛，多麼富於詩意，然而……

五三年九月三日深夜
寫她到海邊之前

週末的夜晚。

看完戲，從戲院裏出來；當走過萬頭攢動的票房門口時，我竟意外地發現小王也在那兒。

「喂！小王。」我張着嘴大聲地叫喊着。

「噢，是你！」他驚喜地從人叢中擠出來，和我熱烈地握着手。

兩下子分別快半年了，誰都有着一股不能形容的興奮情素（心旁）這股興奮的情素（心旁）把我們的喉嚨扼住了，我們竟呆站着不知所云。

「你是來看戲的嗎？」良久，我才迸出了這一句。

「不，這部戲我在S市已經看過了。我是來找你來的。」

「找我？你怎會知道我來這兒看戲？」
「你府上的人告訴我的，剛才找到你府上去，不料碰了個壁。」

「那真抱歉。——你找我什麼事呢？」

「談談！」

「談談？好啊！我最喜歡的就是談談。」

我們相並着肩，連袂走進咖啡店去。

「年來一定生活得很如意吧？」我攪着咖啡，向他說。

「如意是談不上，混碗飯吃倒是真的。」

「怎麼？你的理想天地還沒創造成功？」

「什麼理想天地？」他一時反而胡塗起來。

「你忘了？去年唸中二的時候，你的代數幾何都不及格，羅先生不答應你升級，你於是氣憤地到S市去打天下，你還說等賺了大錢做起大富翁來的時候，一定要辦一間學校而自任校長哩！怎麼？說過就不算了嗎？我還等着你請我當教務主任呢！」

「這只不過是當時的情感衝動禁不住而胡說的吧了，其實過後我很後悔。」

「後悔？」像他這樣剛強爽直的硬漢，也會後悔？我不相信！

木 喬

「尤其是到了社會上之後，」他繼續說着：「更受不了現實的折磨，歹人的引誘欺詐，我的夢境是粉碎了。別說什麼發財致富，能把得碗飯吃已經是夠幸運的了，（我很後悔）我不應情感用事，以致吃了這場虧；事業無所成，學業也荒廢了一年。」他好像是在向我敘述故事；但我覺得這故事並不甚中聽，我怕聽這樣的故事。我祇好勉勵他：

「慢慢來嘛，再接再勵，失敗一次算得了什麼？只要肯幹，還怕沒有成功的一天嗎？」

「不，我已經覺悟了，那根本是在作夢！我決定明年再回母校繼續求學。」

「真的？」我拉住他的手：「這樣我們明年

豈不是又可以在一起了嗎？」

「是的，我們就又可以在一起了，但我就怕考不進。」

「那裏那裏，老兄根底不錯，只要稍為下點工夫，就是天大的事情也能迎刃而解的啊。」

「誇獎的話可不敢當，不過我相信經過這次的教訓後，我對於功課的態度也許會轉變些。」

「這就是你的長處，知錯肯改，什麼事情都好辦。浪子回頭金不換！哈哈，我倒罵你老兄是『浪子』啦。」

不知是他沒有聽見或者不以為意，他只是默默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燈光出神。啊，也許是在向神之神祈禱，也許是正嚮往於美麗的舊夢吧。

五三、六、十六日

加東海濱

沙沙作响的海水，

與不起洶湧的海浪，

按例地一來一往的蕩漾，

多無聊呀，

多懦弱呀，

僅會沙沙作响。

橫吐着黑煙的巨艦，

巍然像一座死丘，

煙是那麼

緩慢的拖着

拖着，

真是半生不死的

的拖呀拖的！

狗寂寞呀，大船！

小船怎不向你靠攏呢？

你怎麼不開向

那汪洋的海面去？

多沒意思呀，

千百噸的巨艦，

却跌在

這池死水裏，

你可願意？

海灘的岩石呀，

你也許沈醉在那

柔和的輕撫裏？

沒有浪花的海水

蕩過來，漾過去

替你搔癢吧！

莫怪你木然不動！

可作良材的石頭

却睡柔軟的

海沙上呀，

呀！

雙雙海燕，

我的夢幻

一片廣寬無垠的園地，栽種着許多不知名的花卉和樹林；微微的徐風，播送着陣陣撲鼻的花香。園的前面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海洋，後面是一座起伏不平的山巒。一群純潔無邪的小天使，在那裏嬉戲着，跑着，笑着，恰似一群自由的燕子，在高空自在地飛翔，神氣是那麼的天真爛漫，活潑可愛。而在海邊追逐嬉戲的另一羣裸體小天使，更是優遊自在地各執着自己的寶貝兒——皮球，小船，救生圈……盡情地遊耍着，朗笑着，

這陣陣天真的嬉笑聲，頓引起了我的嚮往。我像是一匹脫了繮繩的駿馬，衝出了窒隘的廐房，又像是一頭久困囚籠的鳥兒，一旦脫離了束縛而飛向充滿陽光的原野去！我快活，我歡欣，我向那景地宜人的曠野飛奔，看那暖和的陽光，普照下的綠油油的園地，花兒，草兒，樹木，受了陽光的賜惠，一株株，一排排，欣欣爭榮地生長着，是那麼的鮮艷，又是那麼的奪目！

我又高立山坡上，眺望碧波的綠海，蔚藍的晴天，平貼着幾片薄薄的白雲，我讓那微陽溫暖着我的身心，我讓那海風吹散我的煩悶。頓時，身心輕鬆了，久積於心中的惱事也一掃而空！我高興地崩（足旁）跳起來，我要向前跑，跑到那些小天使的隊伍裏去。在那裏，沒有虛偽，也沒有欺詐，有的是天真的心靈，誠實的微笑……。

啊！我已尋回童年的夢境，我已回到童年的懷抱裏了。整天在光天化日底下嬉遊着，多自在，多自由啊。我厭惡虛偽，我不願再在這充滿着欺詐的畸形社會逗留，我要奔向理想的天地去，跟隨這些小天使連袂投向樂融融的世外桃源。

自由，多麼可貴的自由呵！為了她，我願意犧牲一切，為了她，我願付出最大的代價！我要獲取她，更要保全她！誰蹂躪了她誰便是我的敵人！

如今，我已如願以償而達到理想的目的地了。雙足的枷鎖已鬆解，眼界也擴大了，身心的感覺，是一片輕鬆，本是充滿着社會醜惡的腦海，也已為美麗的景緻所代替，我不再是個悲觀厭世，暮氣沉沉的青年，而是個朝氣蓬勃，勇猛進取的上帝寵兒。

我的理想境地是實現了，我還要實現我的志願！我似乎應該溶化在他們天真的笑聲中：參進他們的隊伍裏。我要努力的向前奔跑，跑向高山，跑向林野和海灘……然而，我聽見了媽的叫喊聲。那洋溢着慈祥和愛的音波，使得我不得不同頭看看。但我又怕媽會阻止我前進，粉碎我的理想；可是我的手臂被誰緊緊地握住了呢？我要掙扎也不可能了！

媽站在身旁對我微笑，我還是對着一本兒童畫報凝視！

。林潮。

對對海鷗，
可沒見到。
那邊一隻海鳥
不是和天邊那架飛機一般
懶洋洋地，
沒精打彩地
擺着，
我纔不信
那叫做飛！
一位母親，
提着個小桶，
桶內盛着挖泥用的小鏟，
在海隄上走着。
隄下沙灘上
大的攪着小的。
大的把小的舉向隄上，
母親順手拉她起來。
大的在隄下也伸手要母親拉。
母親為難地回頭向我笑，
姿勢要我幫。
我移步向前，
搭着那舉起的兩條白小手臂，
用力一拉，
她顺势把身體一曲
雙足往上斜插，
站住了。
Thank you.
母親微笑地道謝。
女孩輾然一笑，
似乎無限欣悅盡在一笑中。
我也微笑地，
退坐在石橋上，
熟視着她的背影。

曦曉販歌

橋 策

鈴鈴鈴……

我被鬧鐘吵醒，睜開惺忪的睡眼，一道紅炯炯的曙光，從窗口射進來，照在我的毛氈上，覺得有些兒熱；整個房間都充滿了光線，好像是在暗示：「時間不早了。」然而，「睡神」却纏着我，不讓我走。在和「睡神」決戰了好久後，我終於得到了勝利。爬下床，伸了一個懶腰，看看桌上那疊疊的簿子，心裏倒輕鬆了許多，昨晚的辛苦和疲勞也沒有了。站到窗口，看看晨景，天空只是一片緋紅。一兩朵浮雲，好像一兩個穿了薄紗的女郎，含羞地紅了臉；燕子翱翔於高空，好像是在追求那些薄紗女郎。店舖都開了大門，等待着顧客的光顧，市塵也熱鬧了起來！——有車輛的來往聲，汽車的笛鳴聲，人們的喧鬧聲，小販的叫賣聲，……

「我認清他是三年級的學生陳敬輝，便叫道：『敬輝。』」

他四方望了望，却看不到我，以為是自己的粗心，竟漏走了一個顧客。

「敬輝。」我再叫一聲。

他看見是我呀喚他，立即呆住了，一動也不動，連叫聲「老師」也忘了，只是低着頭……

「過來，敬輝。」我低聲喚他。

他輕輕地移動脚步，朝向我走來，頭還是低着。我知道他心裏一定是很難為情的。

「別害怕，」我撫摸着他那蓬鬆的頭髮，接下去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天資聰明，而且好學，可是為了家庭的經濟，你不得不……」我哽住了。

。看到他的眼淚，奪眶而出，沿頰救（竹頭）然而下，一時竟不知該用些什麼話來安慰他，我只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模糊。……

「前天因你打瞌睡而受打，我錯怪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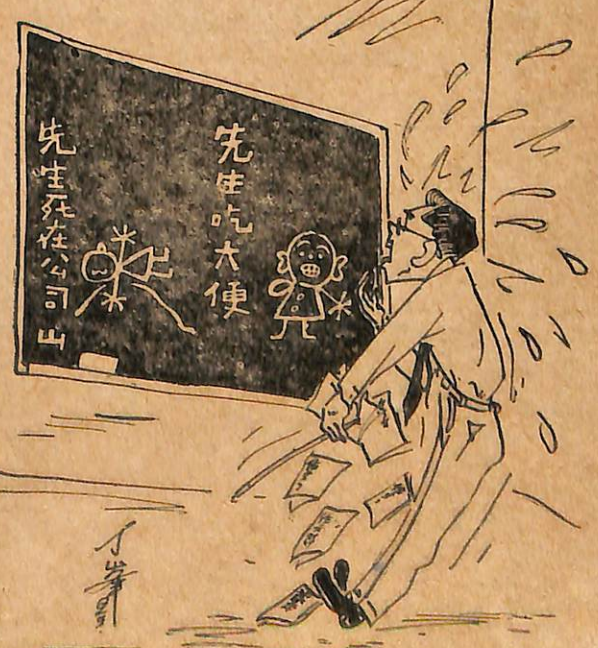
「不，你打我是為我好的。」他打斷我的話說。

「那麼，別難過了，」我接着說：「請告訴我，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怎樣生活的？」

「父親在馬來亞淪陷時期被日本鬼子殘殺了，現在只剩下個年老的母親和一個十二歲的姊妹。依靠着母親替人洗些衣服過日子，還有我自己……」

「你自己一天能賺到多少錢呢？」我插嘴問。

「不一定，有時候五六塊，最少的時候也有三四塊。」他說得很天真，忘記了剛才的羞澀。



丁峯作

『反造』

澀。

「只靠着這些東西能夠賺到這樣多的錢？」我指着他的籃子裏問。

「不是的，早上賣油條，放學後賣冰淇淋，晚上還要吃苦力。」

「在什麼地方？」

「在××咖啡店裡。」他順口地答覆我。

「時候不早了，老師，我要趕工去了。」

「上課的時間不是快要到了嗎？怎麼還不趕快回家換衣服上學去？而要趕工去？」

「我知道的，老師。」他說着走了。

我望着那個小小的背影在人叢中消失。一股莫名的悵惘盡是纏繞在心頭。……

獨幕劇

在這一個家裏

李 熒

時間：當代
地點：當地
人物：錢守名——
年五十餘，
一個大膠園
主。
錢太太——
四十餘歲，
一個賢妻良
母型的女人
錢韻文——
其長子，二
十歲，肄業
於X中學，
高中生。

錢韻芳——長女，年十八歲X女初中畢業。
錢韻武——次子，年十四歲就讀于英校五號班。
錢韻芳——次女，年十七歲肄業于女英校六號班。
錢韻光——幼子，十歲，就讀于英校初年級。
陳媽——受僱于錢宅多年之女傭人。
佈景：錢宅的客廳兼飯廳。廳的中央擺着一張大理石圓桌。桌的周圍散放着六七張已褪了色的有靠背的椅子。桌上還放着一個插着粉紅玫瑰的銀色花瓶。廳的左右兩旁，（從台前正面看過為標準）開着兩扇窗。各垂掛着一幅半新舊的淡綠色窗簾。左窗下置放着一隻茶几和一張紅木睡椅，上方的牆壁掛着一個日曆，一幀八寸長的合家照懸于正中牆壁上；旁邊伴着的是一個掛鐘。右窗之一隔，出一隻衣架，衣架旁是一張沙發。就這些陳

設看來，整個客廳的顏色的配合還算調和，雖然微帶了點陳舊的氣氛。

守：（看了看手上的腕錶，粗聲地）已經五點啦，還說早，你在裡面幹些什麼？

韻武躺在紅木睡椅上午睡，韻芳穿着白球藍底子的布衫褲坐在靠窗的沙發上，手中結着毛線衫。坐在她身旁的穿着白衣青裙的韻芬，手裏拿着一本歌簿，練唱着一首新的英文歌，歌聲吵得她幾乎要掩起耳朵來。忽然，意識到小弟弟快放學回家了，掛鐘敲了五下，她，便收拾起手中的針線，向睡在紅木椅上的韻武，輕輕地喚醒他。韻武睜開眼一看，原來是大姊：不禁對她狠狠地登（目旁）

守：（喜悅）真嗎？
光：（喜悅）真嗎？
守：你們整天只曉得要穿新衣服，現在找錢可不容易啦。哼！大家用飯吧。（說着，便在椅上坐下。這時，韻光的鞋襪已脫掉了，放在自己的座位下面就想吃飯，連手也忘了去洗。）

武，輕輕地喚醒他。韻武睜開眼一看，原來是大姊：不禁對她狠狠地登（目旁）

守：（似在找機會發洩；銳利的眼睛把全桌上的人掃視了一周，像發現什麼似的。）啾！怎麼韻文沒有回來吃飯？
芳：他早上曾對我說：他們在校中創辦一種刊物，也許現在還在學校裏吧？
守：（臉上似有不悅之形色）這孩子已經二十歲啦，一點人事都不懂，一天到晚祇曉得在學校裏搞，不知在搞什麼？
太：（聽出是埋怨的口氣，忙替兒子辯護）其實呢，韻文對功課也很用功，祇是他愛好活動些罷了。

（錢守名上，後面跟着韻光及韻芬。）
光：（向芬。）二姊，媽呢？
芬：在房裡。讓我去喚她出來用飯。（說着便奔進內室去。韻光就坐在一張椅上脫鞋襪）

守：（大家默默不響地用餐。守名用畢，喝了杯茶，便又匆匆地出去，韻文迎面進來，手中提着一大疊的刊物。）
文！爸爸。
守：你怎到這時才回來？晚上別走了，我要跟你說幾句話。（匆匆下）

（韻芳見父親脫下外套。立刻過去接了掛在衣架上。錢守名便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去。）
（陳媽擺好飯菜，便走出客廳去。此時韻芬上的旗袍，足登拖鞋，頭髮原來是燙的，但已經差不多要全直了。）

（韻芳立刻去盛一碗飯，恰好此時韻武已吃完了飯，便讓出了一個位子來，韻文即把手上的東西放在沙發上過來用飯。）
太：（關心地）文兒，你怎麼這麼遲才回來？
文：（漫不經心）哦，媽。因為校裏有點事還沒

（韻芳見父親脫下外套。立刻過去接了掛在衣架上。錢守名便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去。）

（韻芳立刻去盛一碗飯，恰好此時韻武已吃完了飯，便讓出了一個位子來，韻文即把手上的東西放在沙發上過來用飯。）

（陳媽擺好飯菜，便走出客廳去。此時韻芬上的旗袍，足登拖鞋，頭髮原來是燙的，但已經差不多要全直了。）

（韻芳立刻去盛一碗飯，恰好此時韻武已吃完了飯，便讓出了一個位子來，韻文即把手上的東西放在沙發上過來用飯。）

（韻芳見父親脫下外套。立刻過去接了掛在衣架上。錢守名便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去。）

（韻芳立刻去盛一碗飯，恰好此時韻武已吃完了飯，便讓出了一個位子來，韻文即把手上的東西放在沙發上過來用飯。）

弄清楚，所以才這麼遲回來。

(錢太太及韻芬、韻光下。)

芳：(依依地)你剛才拿回來的是什麼刊物？

文：校刊的創刊號。

(芳離座，走到沙發前拿起一本創刊號來看。)

文：(忽然想到什麼)芳，爸有找過我麼？

芳：他在飯桌上曾提起你。(望了一望又低下頭仍舊翻着創刊號)

文：(好像已知道了似的)他說我整天不在家

，連吃飯的時候也不知道回來，一天到晚在外面東跑西走，是不是？

芳：(用奇怪的眼光看他，放下刊物，走近他

身旁。)

文：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剛才我進來時，

迎面撞見他，他就對我說：『晚上別走了，我要跟你說幾句話。』這『晚上別走

了』就暗示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東跑西走」

的意思，你還不懂？

芳：(噙的一聲)嘻，我看你可以做大偵探啦。

文：(放下飯碗)大偵探祇有你有資格做哩！

芳：好，閒話少說。爸找你可有什麼事？

文：我現在就是想請教大偵探哩！大偵探，你

可有什麼線索沒有？

芳：(順着接下去)一點線索也沒有！

文：且收拾了桌子上的東西我們再談吧。

芳：好。(走到桌旁收拾起來。)

(陳媽上)

媽：韻芳，你放着！我來。

芳：反正我此刻沒事。

媽：韻芳，你真好。(一邊收拾一邊說。)

芳：陳媽，你別這麼說，我家工作可不少，妳

年紀也大啦，我幫幫忙算不得什麼！

(韻芳拿着碗筷及陳媽下，不久，韻芳便

又拿了支掃帚及畚斗進來。)

芳：(見文坐在那兒看刊物)大哥！我有點事想

跟你商量一下。

文：(抬起頭望她)什麼事？心裏的事還是身邊

的事？

芳：兩種都說得通，(掃好將掃具拿出去，一

會進來。)

文：(感慨地)在這個家裏，祇有你跟我才談得

來。唉！

文：(莊重地)大哥，你以為我該怎辦？我不過

初中畢業而已，能做些什麼事呢？(感傷

地)

文：(沉吟了一會)是的，這是你的切身問題

！芳，你想過一遍了麼？

芳：(傷感地)何止一遍呢！可是始終不得兩全之

法！

文：你怕領此失彼？(抬起頭望她。)

芳：不見得。但事先總得考慮考慮。

文：那麼，你所考慮的先提出來討論，好嗎？

芳：(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又遲疑不決，向屋子四周瞧了 下。)

文：(高興)正是求之不得呢。(走到窗前，却

芳：我想……可是……

(兩人又沉默了下來。)

芳：(望着他)我想繼續升學。

文：能升學是最好不過的，但，若不能呢？

芳：我不要再跌下去啦。(幾乎要哭)

文：(正視她)你必須先堅強自己，你看你……

芳：設法升學，我就去找工作！

文：(沉思)一邊工作一邊自修也好。可是

……(忽然聽到外面汽車的喇叭聲，料必

是父親回來了。)

芳：升學的問題我一有機會就向父親提出。如

果此路不通，此從再向他計。(拿起刊物

和她一齊入內室去。)

(錢守名上。)

守：(已望見他的背影。)

文：(沒奈何，只得把刊物交給韻芬拿進去。

爸！什麼事？(慢慢地走回來。)

守：(看看腕錶)七點多了還不開燈，你剛才

(扭亮了電燈。)

(文到此時才如夢方醒，向窗外一望，月

亮已掛在樹梢頭了。自己剛才竟一點也不

覺得，不禁偷笑了起的。)

守：(發現他在笑，不禁很奇怪)你笑什麼？

文：(沒法)笑我自己，天黑了也不曉得。

守：(惱)所以我說，你整天在學校裏搞，回家

來就弄得天昏地黑！

(韻文不理他，管自走到窗前看月亮)

守：(坐在沙發上。你過來。

(文轉過頭看他，沒奈何，只得走近沙發去)

守：(看他)我剛才不跟你說過我要跟你說幾句

話！好，(指沙發的一端)你坐下。(掏出

香烟及打火機，燃了吸起來)

文：(文沒奈何，又只得坐下)

守：(吐了一口烟霧)你今年……？

文：(機械地)高中二。(下接第廿二頁)

暴風雨之夜 (續完)

孔樂

：「但是，妻，孩子，你自己的肚皮，都為了你的失業而發出恐懼的預告；而你似乎也對社會表示無條件的投降：你不再英勇的吶喊了。但你一軟便是社會的勝利——於是你把自己拋在賭場裏，輸了，垂頭喪氣的回家，打了妻兒，當了家具，準備再幹一場；贏了，又把自己置在酒吧裏，非喝得酩酊大醉不可。」

「學協，你的強有力的不滿社會，抗拒社會，是值得大家來欽佩的；不幸你被一陣相當有力量的暴風雨迎頭痛擊了一下便倒了下去，你一倒下去便似乎已精疲力倦了似的再也爬不起來。在那無聊的場所裡，你用盡方法來麻醉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無靈魂的人，想藉此來逃避現實的社會，但是朋友呀！你錯，你這樣長久的下去，非但毀了自身，同時也毀了你的下一代！」

「你得明白，社會是不懼怕你這種無聊的行為的，也許會連看都不看一眼的冷笑你哩；因為它絲毫不費力量便可把一位強有力而曾使它逃避三舍的勁敵——你毀了。」

「學協，你到底是個有靈魂的人，你不該出賣自己，你應清醒些，要知道，為廣大的羣衆爭取最後的勝利是偉大的，是值得人們來讚頌的。因此你就必需把你先前那英勇，堅忍的抗拒社會的行動繼續的把它栽培下去，非使社會低頭不可；雖然你也可能被犧牲，被消滅，但你的行動是會有人來承繼的，而他們的口號將和你一致，非把黑暗社會的大門打開，好讓陽光帶着新鮮的空氣滲進來不可，因為時代的巨輪是不斷地在行進的。一旦你成功了，你便

是造福人類的英雄，而你的血汗將為你的生命寫下新的一頁。那時——」老板興奮異常，喋喋不休中卻有他對人類的同情，對社會的憎惡與不平；說到這裡，他低頭望一下學協，意思不到的他早已抬起頭，奕奕的目光正對着自己；他不哭，連淚都沒有了，除了眼眶下兩條淚痕之外；一見老板低下頭，忽然前腳跪了下去，一手抓住老板的衣服，激動得像一位犯了天大罪惡的囚人向上帝（？）求救一般的說：

「老板，老板！原諒我的罪行，我麻醉了自己，逃避現實，把我應做的事情放棄了……」

說着，他低下頭，悲恸的哭了起來；窗外又閃了一道白光。

「……」不知怎的，老板也被他的懺悔所感動，是快活，是悲哀，他不知道，只覺得心中一陣喜躍；竟擠出了眼淚。他忙把學協扶起來

許久，兩人都相顧笑了起來，尤其是學協；他像是從新看見了這世界，臉上煥然一新；窗外雨聲，雷聲，閃光也似乎是天上的使者，萬馬奔騰般的在與黑暗的社會鬥爭……

「老板，」他站着兩手拉着老板，很懦怯的說，「我，我不知道要怎樣的感謝你。」

「還用得着感謝，你真的能改過，我也除了心頭一塊石，呵，呵！夜已這麼深了，你也該回去了，免得家人又在等你。呵，外邊的雨還這般大。」

學協冒着雨，在街口雇了輛三輪車；路上雨水積得滿滿地，連一隻虫兒的鳴聲都沒有，

兩旁的大廈被映成一幅悽慘可怖搖搖欲墜的世界……

「開門。」他今晚顯得特別溫和的叫門。

「誰？」一聲恐懼刺人的問聲。

「我，學協。」

門輕輕地開了，雨稍微打了進來。一道影子閃在門邊，妻畏懼地縮成一團，在虛弱的煤油燈的光線下，她的蒼白的臉孔正顯得異常驚奇；她覺得奇怪：幾多日子來，她每晚所受的漫罵與毒打，今夜卻悄然不見了，而且……呵，也許他贏了，喝醉了；啊！不，一切都不像。

「憫，別這般瞧着我，妳能原諒我嗎？」學協說得怪可憐。

「你？——」妻驚喜若狂，張着口說不出來，「真的嗎？」

「哇呀哇呀……」孩子忽然哭了起來。

……

隨着時間的消逝，該是萬籟俱靜的時候了；然而今夜，這世界被暴風雨沖得快些崩潰了；天邊裂了……眩目的電光打了進來……

煤油燈下，模糊間只見一個影子伏在案上打瞌；他手裏還緊緊的握着一根筆，在筆的旁邊有一張寫着字的紙：

「我明白了：社會並不是一座異常鞏固的堡壘，只要人們有受得起社會反擊的毅力。」

「今夜，一個暴風雨之夜，我永遠忘不了它，它也許是我一生的分水嶺；我很自豪，雖然當我剛失業時被一陣大風雨連吹帶湧的推進沉淪的深淵裏，然而另一陣暴風雨來時，突然間領頭殺出了一條黑旋風，把我拉出了魔窟，帶我向只有奮鬥才有成功的路途。從今起，我將不再依戀那糜爛麻醉的生活。我要抬起頭，我要以我的力量為廣大的羣衆謀福利；我要走向有陽光有生命的地方去，那兒不是天堂，不是地獄，那是人民的世界。」

于一九五三年五月

失業

孫振衍

多麼熱的天氣呀，雖然已經下午五時了，但是，那火傘般的驕陽，卻高高地掛在天的那邊，發射出高度的熱來。

他——金發，一個四十多歲的工人——拖着沈重的脚步，搖搖擺擺地在街上走着。在陽光照射下，他滿頭都是汗，背上也濕透了。

「什麼？」他簡直以為耳朵有毛病，便說：「可是，經理，我並沒有什麼過失。」

「過失你倒沒有。不過，最近幾個月來，生意未免太壞了。經過董事部開會後，便決意裁員。不幸你被裁了，」經理像演說一般，頭頭是道地說。

於是，金發頭也不回的走出了經理室。當離廠時，工友們都投以驚奇或同情的眼光。

「媽的，別人不裁，偏偏裁了我？哦，我明白了，他們都有山靠的；而我沒有，怪不得我的飯碗才會打破。」

他越想越氣，站起來，握緊拳頭，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敲「碰」的一聲，他的妻子剛好進來，却被嚇得雙目睜視！

夜幕慢慢地展開來，驕陽早已退下了地平線，整個K埠市人屈伏在夜之神的統治下。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小園地

憶鄉

賴頌頌

離開鄉村到這熱鬧的城市已經有六、七年的光陰了。可是在我的腦海中卻不時地溯思着她——鄉村。

我住的那個鄉村是在呷屬，離市區約有一英里多。那裏有一大片的稻田；稻長時，一望滿田都是綠油油的，心裏也就活勃勃的有一股向上的勇氣似的。

在那稻田的盡頭的一塊土地上，有青竹擁抱着的一間大「亞答」屋，就是我的家。

屋的背後有三、四株的椰樹，高高矗立着，椰葉迎風婆娑，好像是看管我家後門的巨人似的。還有散在屋後的「峇里」樹，那是我多年的老伴侶。再後面是一口池塘，滿載着荷花。池的四圍生着滿滿的青草；池面上還有一叢青翠的高竹，我在此渡過了

三年的歲月。那時，我不過七、八歲的小孩子，但釣魚，打鳥，捉鱸魚，捕小鳥……等。可說是樣樣精通。白天東跑西竄的玩着，在樹上，在塘邊。晚上，大家坐在門前，聽長輩們談談公公，說說笑笑，樂也融融；有時我約了幾個小朋友在門前燃起小火堆，大家圍在火堆的四圍唱歌，拍掌，歡呼，直到火燄熄滅為止。

在雨夜，田中的蛙會「啞啞」；「啞啞」的叫個不休；吵得人家難于入眠。

那三年的歲月，我不會覺得開得發慌，因為有這麼一個美麗的田園可供遊玩，取樂；如果和現在功課的繁忙的情形比較起來，那真有天淵之別呢。

有一天，阿三經過一條小巷，在一個垃圾桶旁，發現地上有一個淺紅色的錢包。他呆看了好一會，便走去拾了起來。打開一看，啊！裏面藏着許多零碎的錢。一張藥方及一張婦女的居民証。他想：這一定是一個女人遺失的。於是，他便站在那裏等候失主來領回去。

一會兒，他看見有一個婦人從巷口那邊匆匆地走來，她一面走一面焦急地向四下張望着，愈來愈近了。他便打開居民証來看。見這婦人的面貌和相裡的很相似。料想這必定是失主無疑了；便向婦人道：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一個誠實的孩子

四年級何寶珍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你找什麼東西？」

「我的錢包遺失了。小弟弟

父與子

翺翺

窗外閃着電光，雷聲也隱隱地響着。這已經是夜晚九時光景了，小明望了望桌上的鬧鐘，做了一次呼吸，重又執筆繼續抄寫下去；雖然他已有倦意。爸爸靜靜地坐在旁邊的一張破椅上，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偶而爸爸咳了幾聲，暫時劃破了這沉靜的氣氛……

『小明。』爸爸微微地顫動着枯燥的兩片嘴唇。『爸爸，甚麼事？』小明立刻放下筆，輕輕地走近爸爸身旁。

『你明天……交……交學費？』

『咳……咳……』小明微微地點了點頭。『咳……咳……』背略略地向前彎了一彎，

接着兩只無神的眼睛，望着小明：『小時，自從你媽死了以後，我靠着派報所得的微薄的收入供給你進學校……咳……可是，咳……那間報館竟莫名其妙地辭了我……』

『咳……』小明不禁一怔；心頭感到一陣辛酸。『咳……所以你不能繼續求學了……』淚水湧出眼眶……

『爸爸……』小明倒在爸爸的懷裏哭了……『咳……』枯瘠的雙手摸撫着小明的頭，充滿淚水的雙眼，望着小明媽的遺像：『小明，並不是我太忍心，是生活迫我，是錢迫我這樣的，噢，小明……』

窗外，雷聲依舊還隱隱地在響着……

鷄啼

王大善

陣陣嘹亮的啼聲，由遠而近——連續不斷地傳來；告訴我們光明的蒞臨。

酣睡的人兒，你們可聽見酣睡的光明使者底呼喚嗎？

日

記

二

則

四月十五日

在未放假之前，我是多麼急切地盼望假期的來臨，而今，面臨着假期，却又使我感到非常的棘手。

在茫然中，我終於回到母親的身旁來了。

我的歸來，使母親在精神上得到一絲安慰——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誠然，母親在人生的旅途上，的確也太寂寞，孤獨了！我相信在這種環境之下，唯有我才能安慰母親孤寂的心靈。但，我竟從未盡過我身為兒女的責任。這點，常使我感到非常的內疚！

一早起來，把窗戶全都打開，便着手打掃和整理房子。

沒有用的東西，皆被我搬到屋外去，母親不住地用驚奇的眼光看我搬動這些東西，但却始終不發一語。

直打掃到下午二時，大功才告成，私下裏一瞧，整個房子的面目果真煥然一新了。心中自慰非常，而母親的臉上也浮現了淺淺的微笑。

我想！我的第一步工作算是應了效果。從此我可以安心地，愉快地為母親分担家庭的工作了。

四月廿四日

中午，剛送走了朋友，忽然，伯父遞來一封信，一看筆跡，原來是遠行X地的林君

佩鴻

底來鴻，我不禁寄予莫大的希望。就以最迅速的動作，把信拆了開來。

果然不使我失望，信封內除了林君的來信之外，尚附有一張淺黃色的薄紙，只見紙上的最上端寫着林先生，信末却署着生字。啊！這不是哥哥底筆跡嗎？我不禁得意忘形地歡呼起來。

『媽，哥哥有消息啦！快來，聽我唸呀！』

『玉！你說什麼呀？』

在朦朧中打盹的母親，彷彿是一個在無垠的沙漠中盲撞的旅人，忽然意外地獲得了一滴甘露般的喜悅！但她還有點遲疑不定，以為自己聽錯了。

這焦灼期待的回聲，充分地表達出母親底激動的心情；無意中，我發覺自己的眼簾竟有點濕潤……

是的，兩年了，整整的兩年了，母親沒有收到哥哥一封信，這怎不令她望眼欲穿呢？

從哥哥給林君的信中，我發覺了他的內心毫無半點憂鬱的氣息，它完全充滿着希望和熱情！

『等到世界真正的和平了，方是大家聚首的日子呀！』

這最末一句附語原是寫給我的，它已把我的內心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的眼前了。我不禁覺得自己太渺小了……

守：明年高中三一畢了業，進大學，大學四年！（他像在念經）

（文驚惶地望着他）

守：（又吐了口烟霧）還有五年，可是這負擔我可担不起啦。（望着他）

（文開始有點氣餒了，但仍不發一語。）

守：（奇怪）你怎麼不說話？

文：（厭惡）我該說什麼？

守：我剛才說，你如要進大學，我負擔不起，聽到了吧？

（見他仍舊不言不語，開始有點生氣了。）你的意見？

文：（緊搓兩隻手掌，沉吟了一會。）爸！進大學其實也不必化許多錢；假使能夠節省的話。

守：（惱）你說不必？（把手上的香烟丟在地上，用脚踏熄了。）可是，你還有弟妹們！

文：（緊過着）那麼你以為怎樣？（兩隻眼球動也不動地登（目旁）着他。）

守：（又燃了一支烟，）我說，如果你轉讀英文，也許兩年就能畢業啦。（吐了一口烟霧）

文：轉讀英文？

守：嗯……你這樣做，不但可早畢業，而且對我們家的經濟也有用處！（看了看錶我有點事要走了。你去考慮

，明天再回話！匆匆下）

（文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了，才度（足旁）回來。兩隻手掌緊

搓着，不時地又搔搔頭髮。）

（芳從裏面出來，望見他這副模樣，不禁呆住了。）

文：彷彿聽到有脚步声，回過頭。）你？

芳：我。（走過去，站在他身旁。）

文：你的事還沒提出來我的事已先糟了。唉！（不斷地度（足旁）末度去。）

源 豐 興 記

號八零百至七零百牌門街壠海坡麻

CHOP HONG GUAN

HENG KEE

Nos. 107-108, Jalan Maharani, Muar.

TEL: No. 100 號百一話電

General Merchant Provision Store Canned Goods, Rice, Sugar Salt, Oil, Beans

Agent for Nestle & Anglo-Swiss Milk Product Ltd.

◀ 歡迎 無任 光顧 諸君 牛奶 各色 公司 實打 理洽 豆代 油米 糖鹽 罐頭 中西 什貨 京菓 專營 本號 ▶

芳：(似已明白了一切。)文哥，你莫因此氣餒
呵！你剛才不是對我說，我們必須堅強自
己？！

文：(興奮)對，堅強自己！讓自己在黑暗中打
開一條大道來！(伸出手來握着芬的手。)
靠自己！是的，靠自己！

芳：文哥，你太激動了！

文：(眼珠幾乎要突了出來。)我激動？我不是
激動，我在恨，恨這個家，恨這個家裏的
一切！為什麼我們要做的，我們想的，不
能夠和這個家裏的一致？！為什麼我們的要
被不容許？(回頭向芳)哦，芳！我明白了
，在這個家裏，一切都是陳腐的！敗壞的
！！毫無生氣的。我們不要這些，我們要去
追求新的，追求那充滿着希望的真，善，
美！！(幕急下)

稿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夜

啞童

謙作

你怎麼口鼻迸出鮮血？

尹尹(口旁)呀呀地說了些什麼？

揮着手似乎在罵着那羣往牆角躲避的孩子

呵，孩子，別再說了。

你的血已告訴我你是個被侮辱的靈魂。

終於不負所望地，我們又把「嫩芽」呈獻於
諸君之前了。只是因為假期中大部份工作的同
學作畢業旅行去了；開學時又因遷校忙，致使
本刊的問世，慢了許多時候，我們深感歉仄。
以後當盡量使本刊按期出版。

這期的「嫩芽」的確較前蔥綠與茁壯了。這
當然是得力於諸位讀者與作者的多方鼓勵與支
持。為此我們於此期起增大版，封面採用彩
色版，藉此以酬諸位對本刊的熱誠，也可說是
本刊的一個小小的革新。最令我們感到興奮的
是能夠得到副校長嚴元章博士及徐民謀，劉正
編，日月光，天涼等諸先生在百忙中為本刊撰
文，使這「嫩芽」增健不少！

今後更願諸位作者先生源源惠稿，使本刊
能在這文化的沙漠中長出更茂盛的枝葉。

本期除上

編餘濺墨

墨

編者

色，然而只要我們
一睜開眼，就可以
看見這類的人物！
一個常作嘻笑

述的增版及封
面是由陳校長
人浩先生親手
設計，讓我們可以從這本小小的刊物上領受到
國畫的藝術；之外，內容方面也確實比以前豐
富了許多；惜限于篇幅，只能略作膚表介紹：
人生於世，是煩惱、是痛苦、甚或竟是在
受罪嗎？不，絕不是，這裏嚴博士詳細地指示
我們一條正常，而能通達真正幸福的人生之道
；更告訴我們做人的意義與價值。

徐民謀先生回到了蘇坡，就啟示我們：時
代的進展是迅速的。一座靜靜的建築物，竟能
打動了徐先生無量的思潮，提醒我們戰爭是可
怕的，而和平又是何其可貴！

「閃電如何殺人」一文，介紹了一些自然科
學的常識。在科學落後的馬來亞，這類文字是
值得重視的。

從「絕命書」裏，可以看到物質與繁華對於
一個無知的村女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它使她
把「真」拋到塵埃的金錢堆底下。該文暗示了教
育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

「幸福河邊」除與上文同樣暗示教育的重
要之外，更大膽地指出一部份忽視了品格修養
的教育的失敗，以致造成一些表面受過教育而
內心依然如禽獸的學生。尤值注意的是作者並
不只站在一個角度處理這篇小說，而是能從多
方面下手，教育問題以外猶點出家庭環境對於
個人行為的影響，見識、經驗與判斷力的關係
等。雖用極通俗的文字，却能充份表現出一個
意志薄弱者思想與行動的矛盾和情緒的紊亂。
她雖有一顆自愛的心，却常被愛美與虛榮的慾
念所粉碎！她，雖然在這裏是小說中的一個角

、活動的人，未必一定有顆愉快的心。可能他
或她們的嘻笑是為着掩飾內心的悲哀愁苦而強
制製作的。這種人有的連自己也不知所愁何
事，有的是不肯把心底話說出！但秋心君在課
餘隨筆竟大膽地將心底話公開了！那段充滿情
感的文字也正是不少善愁的人的心底話！
此外其他各篇，也多有可取之處，但限於
版位，恕不能詳加介紹，甚至以上所提的，也
只是見及皮毛而已，相信讀者諸君自有更深的
見解。

最後，猶得向作者們致歉，因本期稿擠，
來稿不能悉數發表，謹希佳作未經發表的作者
原諒！

編餘濺墨，染污了不少版位，罪過！

九月十九日

Telephone: 91

聚 華 公 司

號一十九：話電

· 號六牌門街野野坡麻 ·

◎ 理 代 ◎

標頭斧 * 標里禮

* 車脚鋼純 *



◎ 專辦各國
 ◎ 汽車脚車
 ◎ 各款機件
 ◎ 車輪機器
 ◎ 等等發行

Proprietor: LEE BOON SIONG

祥文李：東店

No. 6, Jalan Yahya, **CHU HWA & CO.** Muar, Johore.

Dealers in Motor and Bicycle Accessories, Tyres and Tubes.

Distributors: Raleigh, New Hudson, King Edward and Union Jack Bicycles.

英 記 公 司

◁ 號五十三牌門路馬二坡麻 ▷

號九二一：話電

中西美酒

◎ 專辦 ◎



超等汽水

◎ 自製 ◎

Eng Kee & Company AERATED WATER MANUFACTURER

No. JALAN ABDULLAH MUAR

TEL: No. 129.